

酷兒全球化 / 女性情慾烏托邦

繼續酷異，歪讀《她鄉》

朱偉誠

我必須要承認，初讀《她鄉》的感覺，並不是十分有趣投入的；主要是因為，無論現實生活如何紊亂而引人憤怒，對於一切秩序井然、人人品行高尚的烏托邦（不管由誰當家做主），我總是持保留的態度，是不安於過高的道德衝動所必然導致的對慾念的全面壓抑吧，難免要造成扭曲與壓迫的結果。更何況吉爾曼想像建構的「她鄉」雖無男人，卻也無性（其實或許就是因為沒有男人所以不能有性），從（女）同志的觀點看來，不啻是個難以令人嚮往的恐同之鄉。

不過有壓抑必定有痕跡，而這些痕跡也正是翻轉問題文本賦以進步意義的、所謂「異議閱讀」（dissident reading）最重要的憑藉。白瑞梅的閱讀無疑是個很好的示範，也才隨之開啟了我繼續以同志酷異的觀點歪讀《她鄉》的契機。

然而所謂同志的觀點，並不一定總是要迫不及待地插進同志的酷異身影，好給予「人」們其實四處原來皆是「鬼」影幢幢的震撼教育；因為有時同志見人之所不能見的「陰陽眼」，看到的毋寧是所謂「正常」的人們自身不欲人知的「酷異」功能（或喜好、慾望等）。¹所以白瑞梅以《她鄉》文本上饒富意（異）味的蛛絲馬跡，來論證

¹ 這裏對於中國傳統言說中「人 / 鬼」說法的挪用，是受到丁乃非的啟發；見何春蕤（編），《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尊文化，1997），上冊，頁 189-94。

敘述者范戴克其實是個不自知的男同志,就稍嫌急切了些——其實,范戴克不妨還是喜歡女人的,而他之所以在此之前對女人「從來不太在意」(中譯本頁 159),反而是在來到「她鄉」之後才得以「向上欽慕地愛『上』女人」(原文作:“loving ‘up’”;中譯本演繹為「往上昇華」[頁 240],自覺或不自覺去性的意涵明顯),則可能是因為處在男尊女卑角色僵化的(當時美國)主流社會,男人若這樣偏好下位的慾望位置(或可稱之為「小男人」),基本上是沒有多少出路的,所以只能在「她鄉」這樣一個女人強勢習以為常的另類空間裏,歪打正著地找到自己的春天。

同樣的道理,白文更進一步論證范戴克作為一個「女」同志的酷異可能,來演申書中所云范戴克與「她鄉」女子的「相像」(中譯本頁 156)與相欲,固然顛覆力十足,卻必須同樣要訴諸容易為人挑戰的「文本變性(別/相)」主張;其實保留范戴克的性別/相不僅無礙,反而更可以同志酷異地把這一對不怎麼像主流男人的他和不符合傳統女人標準的「她鄉」女子,分別想成是偏向「姊妹」的男同志(或是居下位的 *bottom*)和俗稱為 *T*(或是 *butch*)的女同志——而他/她們之間的情慾結合配對可能,不是更充分發揮了近來同志文化中「怪胎/酷兒」(*queer*)的「幹性別」(*genderfuck*)精神,而徹底顛覆了人們對於異/同性戀的範疇定義嗎?²

不過特別需要同志們以讀者參與的精神來填補文本空白的,其實是在「她鄉」自我建構的過程中被優生工程刻意「育種排除」掉(中

²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想法卻早於本世紀初為普魯斯特在他的鉅作《*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Sodome et Gomorrhe*〉的一段所提及。見: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第四冊:《索多姆和戈摩爾》,譯:許鈞、楊松河(台北:聯經,1992),頁 24-25。並參見:Kaja Silverman,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381-82。

譯本頁 145) 、並從此湮沒於歷史中的那些「怪胎」,以及她們不被接受的性行為——因為是遺留自「她鄉」鉅變前的雙性時代,那時男少女多,「採用多夫妻制,擁有奴隸」(頁 102),可以想見(男女間的)情慾關係必然是充滿支配與被支配的性(別)權力傾軋的,而在男人全數死去後,這種舊有的情慾習慣與需求絕不可能在一夕之間消散,於是有些女人遂取代了原本男人的位置(如果不早就是這樣的話)——這看似複製了異性戀的男女宰制關係,其實卻由於社會結構上不平等關係的不復存在,反倒使得情慾中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得以擺脫現實權力的陰影,而成為擬真表演(或云遊戲)式的「施虐/被虐」蕾絲鞭關係(SM lesbianism)……這應該是對於權力與性相議題有所了解的人所必然做出的推想吧,然而在「她鄉」這個當日的女性道德威權之國,卻絲毫沒有存留一點「它們」(取其異己之意)的蹤跡,是不是在烏托邦式嚮往現代秩序的巨輪中,硬是活生生地被壓抑犧牲掉了呢?對於無時不刻也站在歷史分岔點的我們,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警示:沒有人是永遠進步的;而沉默,就是等於死亡啊!